

楔子 終於想通了

盛夏的陽光從窗櫺的雕花格子篩落，一束束的金光落在屋內，像是夜裡的星子閃耀光芒。然而，光芒卻進不了昏暗的內室，一如床上油盡燈枯的少婦，內心一片漆黑。

「……表哥，你回去吧。」少婦嗓音沙啞無力，彷彿只餘一絲氣力。

「都這個時候了，為什麼他連個人影都沒見到？」低沉的嗓音裹著濃濃的恨。

「他忙……」蒼白的唇勉強勾出一點弧度。

「再忙也總該來看看妳吧。」他憤恨不已，話一出口才驚覺自己說得太過，畢竟這話豈不是更教她傷心？

然而他看向她，只見她神情淡淡的，似乎已是無喜無悲。

好半晌，回應他的是疲憊又虛弱的嘆息，過了一會才擠出一點力氣道：「表哥，回去吧，時候不早了。」

「再讓我待一會吧，夕流。」

「總是於禮不合。」何夕流扯動唇角，笑意微噙，哪怕已是凋零之際，依稀可見她豔麗盛放時的絕代風華。

「夕流……」

「去吧，我累了，想歇會。」

聽她這麼說，公孫恆再不捨，終究拖著沉重的腳步離開。

何夕流閉上眼，疲憊不已的她想入睡，偏偏渾身痛得教她無法如願，這時聽見有人入內，她眉眼不動地道：「表哥，不是要你回去了……」

腳步聲一頓，響起了冰冷無波的嗓音。「我不是妳的表哥。」

她猛地張眼，難以置信他的到來，畢竟他已經許久不曾踏進她的院子，就連她病了，他也不曾露臉。是知曉她只餘一口氣，終於願意見她了？忖著，意外的神色化為苦澀的自嘲。

「夫君。」她氣若游絲地啾啾。

都照治有張近乎妖冶的俊美皮相，然而眉宇間的冷漠卻如冰凍之川，沒有一絲人味。「何氏，妳未出閣前如何我管不著，但妳早已嫁為人婦，卻與妳表哥孤男寡女共處一室，到底將我都家顏面置於何處？」

何夕流怔怔地看著他，淚水瞬間模糊了她的眼，她卻死死忍住，不想在他面前落淚。

「夫君來，只為這事？」她問著，心如死灰。

這個男人，她深愛著的男人，為了嫁給他，她百般討好他的母親，然而他的母親始終沒給她好臉色，因為愛他，她不管不顧，殊不知他壓根沒將她當一回事，冷落她，無視她……

甚至為了他都家的子嗣，婆母作主將他表妹納進府裡，她也裝做賢慧地替他操辦，眼看待妾一個個抬進屋裡，庶子庶女一個個呱呱落地，而她像是被人徹底遺忘。

直到她病入膏肓，他來了，卻不是因為擔憂，而是斥責她，惱她不守禮教，怕汗

了他都家的門楣。

她突然笑了，眉目悽悽切切。

都照冶眉眼不動地瞅著她，像是天地間沒有任何事能勾動他的情緒。

「既然夫君來了，我這兒有一事跟夫君提一提。」他的淡漠終於教她心如死灰，願意放下。

曾經，她以為總有一天她能焐熱他的心，總有一天他會對她展開笑顏，可他這人像是天生涼薄，饒是他頭一個庶子出生時都沒見他露出一絲笑意，如今想來他就是個無心人，終究無情。是當年的她太過天真，自以為能改變一切，最終的結果讓她明白，不過是她一廂情願。

「什麼事？」嗓音依舊冰冷得嗅不出一絲人味。

「妾身無子又身有惡疾，還請夫君顧及兩家面子，寫下和離書。」想通了，她如釋重負，沒有半點餘情。

她想了許久，終於在這臨終之前想通了，如此甚好，死後不當他都家的鬼。

如她所料，他的神情如霜結冰凍，半點波動皆無，好半晌才淡漠地道：「妳好自為之。」

話落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，連多看她一眼都沒有，彷彿他在他的眼裡，不過是一粒塵埃那般微不足道。

淚水終究無聲滑落，恨自己當初為何非卿不嫁，將自己搞得如此狼狽，她恨著，氣息逐漸微弱，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，瀟心只想著，她不當都家鬼，來世絕不與他糾纏。

第一章 努力避開那人

年節剛過，京城裡一片繁榮景象，霜雪漫天，街上人潮依舊不少，大半的都在吆喝著要到西城門，不為其他，就為了今日班師回朝的大軍。

去年三月，燕州邊境告急，八百里加急的軍情送回京，才知道因軍器糧食短缺導致大敗，兵馬損失近五萬，然而軍器糧食早在年前由兵部侍郎押往燕州，皇上因此震怒徹查，兵部侍郎被押入獄，再拔擢大理寺右丞都照冶為監軍，押著軍器糧食送往燕州。

就在都照冶抵達燕州時，陣中大將遭人偷襲而亡，正當軍心潰散之際，都照冶領兵上陣，與副將于懸聯手出擊，幾次出征連連告捷，將常年入冬便擾境的西突打退數百里。

消息傳回京中，正逢歲末，朝堂民間一片歡欣鼓舞，如今都照冶班師回朝，自然吸引京城百姓夾道歡迎，萬人空巷，一些貴人在得知大軍回朝日便包下了回京必經的街道旁的酒樓，只為一睹都照冶這個文人將軍的風采。

都照冶出身名門，祖上曾出過兩名閣老，但一代不如一代，其父只是個六科給事中，且英年早逝，留下妻子與一對兒女。直到五年前他高中狀元，直接被皇上點進大理寺，如今又立了戰功，可說是光耀門楣了。再者，見過都照冶的人都說都照冶是少見的俊美男子，光是衝著這一點，百姓豈能不爭相圍睹？

「夕流，妳怎麼還在看書？」

一把尖細帶著不敢相信的女嗓，在丫鬟打起珠簾時竄進了何夕流的耳裡。正慵懶倚在引枕上看書的何夕流，只能無奈嘆了口氣，書都還沒來得及抽，已經被來人一把拎走。

「阿怡……」何夕流可憐兮兮地伸出手，可是書卻被公孫怡藏在身後，壓根沒打算還她。

「夕流，妳說說，妳到底是怎麼著，當初明明是妳自個兒說都大人班師回朝時，妳要在鼎豐樓包一間房，好瞧瞧都大人是怎生的風光，可後來房不包了，也沒打算上街，妳到底是哪根筋不對勁？」

公孫怡將書交給了何夕流的丫鬟，以眼神示意屋裡的丫鬟全都退到外頭，打算打破沙鍋問到底。實在是她這個表妹太反常了，她得好好問問，找出癥結才行。面對公孫怡一副準備開堂審案的態勢，何夕流只能無奈嘆口氣，撒嬌地挽著她的手，細聲道：「妳知道我病了，整個人都懨懨的，哪還有氣力到外頭走動？何況今兒個外頭人潮必定不少，我不想去湊熱鬧。」

公孫怡聽完疑惑極了，不由脫口道：「當初那個跟我說，哪怕她只剩一口氣也要去迎接都大人凱旋而歸的人還是妳嗎？」

她這話倒不是損人，而是何夕流的轉變大到她都懷疑她是不是病傻了。去年三月在她家的宴席上，何夕流對都照冶一見鍾情，從此之後，這個向來不耐煩參與宴席的首輔千金，開始打聽都照冶去了哪家宴席，都照冶前往的宴席定是場場到，哪怕只能遠遠看他一眼都心滿意足。

去年五月都照冶監軍北上時，何夕流還坐著馬車直送到十里亭外，一整個失魂落魄，教她都看不下去。

可自從年前一場風寒痊癒後，她像是變了個人，竟然對都照冶的事一點興趣都沒了，哪怕燕州後來化險為夷，次次告捷，她也壓根沒有她意料中的喜出望外，如今人都凱旋而歸了，她甚至一點反應都沒有，這可真是奇了。

何夕流眼見公孫怡在身旁坐下，擺明了打破沙鍋問到底，只能沒好氣地道：「不是我，難不成會是哪來的孤魂野鬼？」

公孫怡連呸了三聲，橫眼瞪去。「妳這張嘴就不能說點好的嗎？什麼孤魂野鬼……妳還真是不忌諱。」

何夕流還真是不忌諱，因為她已經走過那麼一遭，雖說不是很清楚人生怎會又重來了一回，但無疑是個好消息。前世，她抑鬱病死，死後離魂，她瞧見了疼愛她的家人為此心傷不已，所以這一世她絕不會再讓家人為她掉任何一滴淚，她不再為都照冶而活了。

「到底是怎麼了？」

「哪有怎麼了？」何夕流睨了她一眼。

「要是沒怎麼，妳怎會這時分還賴在家裡？」要是以往的她，早早就已經到鼎豐樓待著了。

何夕流垂斂濃密的長睫，抿了抿嘴道：「不過是想通罷了。」她想清楚了，都照冶那個人之於她，就是一塊她耗了一生也悟不熱的頑石，既是如此，這輩子她避

他都唯恐不及了，哪可能往他面前湊？

「妳想通什麼了？當初我跟妳說都大人配不上妳，如今他凱旋而歸，連升三級都不難，配妳這個首輔千金也該是夠了，既然都配得上了，妳卻說自己想通，到底是想通什麼？」這不是在打啞謎欺負人？

「唉。」何夕流嘆口氣，直不知道拿公孫怡這性子怎麼辦，要是不給她一個合理的解釋，不知道要纏她多久。「其實，我只是想通了我和他性子不合。」

公孫怡聽完，疑惑地微偏著臉睨她，像是聽見多可笑的笑話。「能否請教妳，妳是什麼時候發現與他性子不合？他去燕州都快一年，妳跟他全然沒接觸，要從何得知性子不合？」

不等何夕流反駁，公孫怡又毫不客氣地打臉她。「去歲時，我跟妳說過都照治這個人性情孤冷不好相處，妳說他是孤月，妳就是朝陽，剛好暖著他。」

何夕流聽完，嬌豔的臉蛋泛著一片嫣紅。

老天為何不讓她早幾個月重生，好讓她別說出這麼羞死人的話！

「嗯，妳是這麼說的吧？」公孫怡壓根沒打算放過她，嘴角帶著幾分損人的嘲諷笑意。

何夕流抿了抿嘴，半晌才咬牙道：「那年年紀小不懂事，也虧妳記得這般清楚。」什麼孤月、什麼朝陽，她當初說的話還真是一語成讖，日月哪可能共處一片天，她和他注定就是各待一方。

「呵，不過是去年八月的事，我還記得清。」公孫怡倒是一語雙關，不只點出了不過是去年八月的事，又哪裡有什麼年紀小不懂事的說法？

何夕流去年八月及笄，何府的門檻都快被官媒踩爛了，然而疼女兒像是疼心肝的何首輔卻沒打算讓她太早出閣，打算讓她多留個兩年再說。

「不跟妳說了，橫豎我全身都不對勁，不想出門。」

「還病著？」公孫怡問著的同時已經伸手撫著她的額。「年前到現在都四個多月了，怎麼還會病著？」

「沒事，已經好了，只是人懶懶的。」何夕流順勢倒在她腿上。「對了，昨兒個我大哥送了我一盆二喬，開得可嬌豔了，妳要不要瞧瞧？」

公孫怡挑了挑精緻描畫過的眉，輕輕將她推開。「下次吧，我得趕緊去鼎豐樓瞧瞧。」

「瞧什麼？」

公孫怡忍不住翻了個白眼。「我得去瞧瞧阿婧還在不在那兒，說到底還不是妳惹出來的，當初說好陪她一起到鼎豐樓，妳現在倒好，就這麼抽手不管，也不跟阿婧說一聲，妳啊，利用人也太徹底了，當初看上都大人時就和阿婧交好，如今妳對都大人無意了，竟連阿婧也不聯繫了，妳啊……真的是被寵壞了！」

要說何夕流集三千寵愛於一身都不為過，實在是何家上上下下沒一個不把她當寶貝看待。何家是簪纓世族，連著幾代都出了閣老，何夕流的父親還是當朝首輔，可擱在大遼王朝裡也沒什麼大不了，與眾不同的是何家的人丁非常興旺，姑娘家卻甚為少見。

認真算來，何家開枝散葉後，如此龐大的家族連著數代竟連個女兒都沒有，連庶女的影子都沒見著，以致於當何家生出何夕流時，何家上下不論嫡支旁支全都為之欣喜若狂。

尤其何夕流長得粉妝玉琢，嘴巴又甜，從小就惹得眾人疼愛，逢年過節時，她從族親叔伯兄長那裡收到的紅包和各式珍寶首飾，如今都足夠她在寸土寸金的京城裡添購幾處鋪子和宅院了。

「阿怡，不是那樣的……」何夕流的嗓音嬌柔，酥人心脾，此刻摻著幾分無法道明的無奈。她雖然從小就受盡寵愛，但受聖賢書薰陶下，豈可能被寵壞？

至於都婧的事……她無可否認當初確實是為了都照冶才刻意接近她，進而成了姊妹淘，她願意和都婧交好是因為性子相投，如今不想往來，那是因為她想跟都照冶斷個徹底。

如果可以，她再也不願從任何人口中得知都照冶的任何消息。

「可妳不和阿婧往來是事實，阿婧嘴上說不在意，但怎麼可能不在意？要不妳給我個說法好讓我去安慰阿婧。」公孫怡難得神色嚴肅，就見何夕流垂眼抿嘴，竟也是另一番風情，不得不說，連她都覺得何夕流是個禍水。

何夕流右眼下一顆嫵媚的血痣，媚態天成，可她從小學習琴棋書畫，是京城聞名的才女，端莊雅致的氣質硬是鎮住那股媚感。

在公孫怡眼裡，何夕流像朵妖冶的桃花，亦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雅蓮，得天獨厚的外貌與身世，京城裡能與她相比的無幾人。

「……往後碰頭了，我會跟她道歉。」何夕流細聲喃著。

雖然她不想再見到都照冶，也徹底對他死了心，都婧畢竟是無辜的，而且她是個大刺刺又沒心眼的姑娘，與她相處如沐春風，自己是真的喜歡她的性子，嫁進都家之後，都婧更是常在婆母面前維護她，直到出閣遠嫁……如今想來，她也好久沒見到她了。

思及此，她不著痕跡地嘆口氣。她必須承認，因為對都照冶的怨，她忽視了都婧，也不讓都婧上門探視，這確實是她的錯，她該找個時機好好與都婧說說，畢竟她壓根不想讓那個大刺刺的姑娘添上愁緒。

公孫怡瞅著她半晌，嘆了口氣道：「那就這樣吧，我得先去鼎豐樓一趟。」

何夕流應了聲，瞧她像陣風般地刮了出去，一會她的丫鬟秋雨才進了房，不解地問：「姑娘真的不打算去鼎豐樓？」

「不去。」她斬釘截鐵地道。

秋雨偏著頭，真的萬分不解姑娘怎會病了一場後，活潑愛鬧的性子就變得越發孤僻，尤其還把都大人拋到腦後去。

鼎豐樓位於京城御街上最熱鬧的地段，身上沒點銀子還踏不進，當公孫怡艱難地從人潮中踏進鼎豐樓時，裡頭早已人滿為患，慶幸的是她早早就訂了雅間。

掌櫃的眼尖地瞧見人，立刻讓小二領她上樓。

雅間裡，一抹纖柔的身影就坐在臨窗的榻席上，聽見開門聲隨即回頭，可嬌俏臉上的燦笑瞬間失色不少。

「阿婧，妳也太偏心了，一見我就笑不開了。」公孫怡打趣道，讓身邊的丫鬟給小二給了點賞銀，點了鼎豐樓裡招牌的茶點，小二歡天喜地地下樓打點。

「哪有。」都婧拉著她在榻席上坐下。「我只是……想問問夕流姊姊是怎麼了。」年前何夕流病了，她想過府探望，還特地先派人告知，然而何夕流總推說不想過病氣給她，要她不用過去，次數一多，時間一久，她心裡難免難受，知道何夕流是刻意疏遠她，只是她怎麼都想不透。

今天兄長凱旋而歸，當初她們約好在這兒迎接兄長，豈料何夕流竟也不肯來了，她是真不知道自己哪裡得罪他了。

公孫怡拍了拍她的手，「不要胡思亂想，夕流並不是疏遠妳，只是她被家人寵過頭，行事上難免帶了點嬌氣任性，時風時雨，但她並沒有惡意，她不想靠近人時妳就別湊向前惹她厭煩，也許過一陣子她又黏妳黏得緊了。」

「但願如此。」都婧勉強笑了笑。

當初何夕流主動與她攀談時，她難以置信，只因何夕流是貴女圈裡的佼佼者，而她不過是個失怙無靠的姑娘，大哥也不過是個從六品的大理寺右丞，這樣的她壓根難與她攀交，可她卻在她倍受冷落難堪的一場花宴裡，將她拉到身邊。

相處之後，她更加發覺何夕流待她真誠，毫無一般千金架子，所以她私心裡是把她當姊姊的，如今被無故疏遠，她心裡真的難受，就連兄長風光回京，光耀門楣，都開心不起來。

「好了，別想了，我剛才來時聽人說那大人已經進內城門了，如今差不多該到這了。」公孫怡拉著她更靠窗一些，街道上萬頭攢動，不過因為有官兵開道，硬是將人潮趕到街道兩旁。遠遠就瞧見幾人騎在馬背上，沿街徐緩地朝皇宮的方向而去。

「瞧，都大人就在前頭，這回都大人立了大功，回來必受皇上重用，如此可是完成了妳父親的遺願了。」公孫怡拉著她的手笑眯眼。

都婧聽著，臉上終於多了點笑容。都家也曾經是一方世家，但不知怎地子嗣相當艱難，數代都是單傳，且官運一代不如一代，父親未及而立之年就病逝，臨終前囑咐兄長必得要光耀門楣才行，如今兄長確實辦到了。

她眸底蓄著淚，看著騎馬而來的兄長，心裡為他驕傲極了，也不知道是否她的注視太熾熱，兄長竟突地抬頭朝她這頭望來。

她嚇了跳，朝兄長揮了揮手，然而她那冰塊雕鑿成一般的兄長，俊面波瀾不興，收回視線，策馬緩緩而去。

「唉，我大哥要是能多點笑容就好了。」她嘆了口氣。

兄長眉目如畫，俊逸無儔，左眼下一顆殷紅血痣，更添幾分蠱惑人的俊魅，偏偏就是……冷若冰霜，就算有姑娘心怡，怕也被他的淡漠逼得退避三舍。

當初夕流似乎頗欣賞大哥，還提議等大哥凱旋而歸時包雅間一同慶賀迎接，怎麼如今壓根不在乎大哥的樣子，就連自己也被冷落了？

要說夕流被大哥嚇跑，那肯定不是，因為夕流的疏離是大哥前往燕州之後才開始，這樣想來還能有什麼原因？

「還是……是我太不知禮數，無意中衝撞夕流姊姊，教她一併討厭大哥了？」她狀似喃喃自語，又像是要向公孫怡求個答案，不由得抬眼看她，就見她專注在街上的目光緩緩地移到自己臉上。

公孫怡好笑地拍拍她的手。「不要胡思亂想，橫豎過幾日我府裡辦春宴，我肯定會把夕流給揪出來，妳們到時候見面再聊就好。」

「夕流姊姊真肯見我？」

「放心，有我在。」

「多謝怡姊姊。」都婧終於喜笑顏開。

公孫怡也笑眯了眼。「好了，吃點東西，一會妳還得趕緊回家跟妳大哥慶賀呢，等等帶點好吃的回去，讓妳大哥嘗嘗久違的京城味。」

都府。

近掌燈時分，都照冶騎馬回府，街坊都圍在府外向他祝賀，他神色清冷地略頷首，算是打了招呼，便快步走進府裡。

門房早就已經朝內通報，走到二門時，都夫人趙氏和都婧早已等待多時。

「母親，我回來了。」都照冶走到她面前，掀袍欲跪下。

趙氏趕忙將他扶起，淚水早已激動地滑落。「回來就好、回來就好，你餓了沒？可用膳了？」

她將兒子視為心頭肉，明知他一路前往燕州兇險無比，卻又無法違抗聖令，這段時間她是夜不成眠，食不知味。如今他回來了，更在御前受封為兵部侍郎，入了內閣……都家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人入閣了。

「母親可用膳了？」他微垂眼，看出母親清瘦不少，面色憔悴，不過倒還挺精神的。

「大哥，娘還沒用膳，一直等著你回來呢。」都婧難掩興奮地道。

聖旨和皇上的賞賜已早一步送進府裡，如今擱在祠堂還沒入庫呢，自己的兄長這般能耐，她感到與有榮焉。

「妳這丫頭。」趙氏笑罵了聲，胡亂抹去臉上的淚水。

「母親，一道用膳吧。」

「不，得先向你爹上香說一聲才成。」

他輕頷首，隨著母親進了祠堂，看見聖旨就擺在供桌上，他隨意掃了一眼，點了香，無聲向父親稟報，總算完成了父親的遺願。

一會，三人才又到小廳裡一道用膳。

都照冶一見滿桌都是自個兒喜歡的菜色，尤其有兩樣看得出來是外頭買的熟食。趙氏催促著他趕緊入座，不一會就給他夾滿了一盤子，像是恨不得將這段時日短少的全都補上。

兒子是她生的，她日日關照，一趟遠行歸來清減了多少，她豈會看不出來。都照冶雖不餓，但還是沒拂逆母親，慢慢地嘗著，直到他嘗到那道熟悉的熱食，想了下，道：「阿婧，今兒個妳又跟何家千金一道外出？」

都婧經他這一問，臉色黯了下，又覺得古怪地微皺起眉，道：「大哥，你怎麼會這麼問？你不是有瞧見我嗎？」既是如此，他就該知道那時站在她身旁的是怡姊姊，不是何夕流。更教她不解的是，大哥向來不會過問這些事的。

「是瞧見了，可我離京之前妳不是和她走得極近？」嗓音依舊是那般淡淡的，像是隨口聊起的話題。

一想起何夕流沒道理的疏離，都婧抿了抿唇，面色鬱鬱地道：「之前是，可後來夕流姊姊病了，我已經很久沒見到她了。」仔細算算都四個多月了。

都照冶用膳的動作微頓了下，狀似漫不經心地道：「病得這般重？」

「也不是……橫豎這陣子沒碰到面。」說來話長，況且她也不想母親面前提這些，省得母親對夕流姊姊的印象不好。

「那這兩道菜是……」他用眼掃了桌上兩道菜。

「那是怡姊姊要我帶回來的，說是要給大哥祝賀的。」說起公孫怡，都婧隨即笑眯了眼，細數著公孫怡待她的好。

都照冶不置可否，倒是趙氏出言制止。「阿婧，讓尔大哥好好吃頓飯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「還有，往後別胡亂承別人的情，成國公千金不是咱們能攀交的，就連首輔千金亦然。」趙氏講究規矩，不想讓人以為呂家兒女攀高枝，落人口實。

「娘，是兩位姊姊主動跟我交好的，而且她們真的幫了我許多。」都婧小聲辯駁了句。

「妳無故承了情，往後該怎麼還？」趙氏與她倆並不相熟，不過也聽過一些世家夫人對兩人的評價極高，可愈是這樣，愈顯得兩家不般配。

都家雖也是簪纓世家，可早已沒落許久，儘管如今靠著都照冶立了戰功，光耀門楣，還是難以和那些百年屹立不搖的世家相比。

都婧抿了抿唇，還沒開口，都照冶已經放下碗筷。「娘，我用好了，先回去洗漱。」

趙氏想他一路趕回京，又進宮面聖了好一會兒，就不留他了，要他趕緊回院子休息。

松濤院裡，因為都照冶不喜女子近身，所以從未有丫鬟伺候，身旁大抵是小廝隨從，沐浴時，都照冶獨自進了淨房。

沒多久，一抹身影極快地停在淨房外，低聲道：「爺。」

「有何消息？」沉入浴桶裡的都照冶嗓音平板無波地問道。

「如爺所料，于大人和鎮安侯世子讓太子請進了鼎豐樓，小敘了約半個時辰，太子身邊的戒備太過森嚴，無法就近得知交談些什麼。」

像是壓根不意外，都照冶輕應了聲，便道：「胥凌，讓底下的人分別盯著于懸和鎮安侯世子，別靠太近，他倆都不是好惹的主。」

「是。」話落，胥凌像抹影子般地消失在夜色裡。
都照冷閉上眼，思索著朝堂上的變動。
身為都家的獨子，他肩負的是都家的興盛衰敗，每一步路他總是反覆推敲，走得比誰都要小心謹慎，只為了確保他在朝堂上的一席之地。
這是父母的冀望，他從小就謹記在心，壓根也不覺得苦。
可是……不知為何，近來當他閉上眼時，總能瞧見那張極盡妖嬈嫵媚的容顏，尤其是她右眼底下的那顆血痣。

何宅後院海棠院裡，傳來丫鬟殷殷切切的催促聲。

「姑娘，我的好姑娘，求您了，趕緊更衣吧。」大丫鬟秋雨站在錦榻邊不住地低聲央求，又不住地看著外頭的天色。「姑娘，時候真的是不早了，要是一會兒夫人來時姑娘還沒換好衣裳，奴婢肯定會挨罰的。」

實在是不行了，秋雨只好趕緊搬出哀兵之計，邊說邊拭淚。

何夕流那雙上挑的美眸睨了眼，難掩嫌棄地道：「妳好歹也擠兩滴淚給我瞧瞧。」

「只要姑娘肯更衣，不管要奴婢擠幾滴淚都成。」秋雨咬牙切齒說著，還真的用力地擠著淚，那視死如歸的神情逗笑了她。

「行了，像是我欺負妳似的。」她沒好氣地把書一擱，在引枕上懶懶伸個腰。慵懶神情搭著嬌柔體態，顧盼流轉之間恍似集天地之靈氣所生成的妖精，教從小伺候她的秋雨都忍不住看直了眼。

「妳瞧什麼？眼睛都直了？」何夕流懶懶抬眼，好笑地往她眉心一點。

秋雨吃痛地撫著眉間，還是忍不住道：「是姑娘生得太禍水了。」

本來已經起身走了兩步的何夕流不由回頭往她額頭再點了兩下。「秋雨，妳這是在咒我了，信不信我把妳趕出去？」

「欸？這不是在誇人的嗎？」秋雨一臉錯愕地道。

何夕流好笑地問：「誰跟妳說的？」

她身邊兩個大丫鬟，秋雨性情耿直，行事機伶，可惜有點缺心眼；秋霏性子內斂，心思縝密，可惜就是嘴巴毒了點，所以一定是——

「秋霏跟奴婢說的，她說我長得俏很禍水，說是誇我。」秋雨急聲說著，想從何夕流臉上得到一點認同。

何夕流不由輕笑出聲。「她老捉弄妳，怎麼妳回回都上當？要妳多讀點書妳不肯，難怪老是被秋霏耍得團團轉。」

「臭秋霏！」秋雨罵著，決定回頭非找她吵一頓不可。

「夫人。」

突地聽見外頭的小丫鬟們齊齊的問安聲，秋雨臉色大變，直揪著何夕流的袖角。

「姑娘，您還沒更衣。」完了完了，夫人知曉定又要怪罪她。

何夕流看著她多變的神情，臉上止不住的笑。

何夫人秦氏一入內就瞧見女兒的笑臉，雖見她還穿著半新不舊的衣裳，也沒怪罪

秋雨，只因她這女兒自從病了一場之後總是鬱鬱寡歡，哪怕見著自己時笑意顯露，但任誰都看得出她的勉強。

如今瞧她打從內心笑了，猶如陽光終於穿透厚重烏雲，展露萬丈光芒，她這顆心才總算安穩了些。

「娘，我想更衣，可是秋雨抓著我不放。」何夕流眉頭微蹙，無奈得緊。

秋雨抽了口氣，趕忙鬆手，正想解釋，秦氏擺了擺手，拉著何夕流走到妝檯前。

「不妨事，還有點時間，秋雨，趕緊去將那套銀紅蝶綃衫裙，還有年節時大少爺送的那套紅碧璽頭面拿來。」

秋雨鬆了口氣，應了聲便趕緊去取出衣裳和匣子。

何夕流看母親狀似要替她挽髻，趕忙阻止。「娘，這些小事讓秋雨和秋霏來就行了，您歇會吧。」

「讓我來吧，我不知道多久沒給妳挽髮髻了。」秦氏仔細地給她梳著髮，邊道：「一會妳就陪我去散散心，妳怡表姊也會去，幾個姊妹聚在一起就儘管玩鬧，別老是在家裡窩著。」

何夕流垂著眼，心知母親是擔心她。打她重生這幾個月以來，她彷彿拋不開被鎖在都家那段沉悶歲月，家人看在眼裡也不敢多問，只以為她大抵是病了一場才鬱鬱寡歡。

只是今天這場賞花宴她真的不怎麼想去，畢竟前世這場賞花宴出了點事，不是什麼天大的事，只是她已懶得去應對那些。

她重生後只想待在家裡，哪兒都不想去，誰知母親還是挑了這場宴要她出門，難不成這世間已定之事，再也更改不了？

「要是心裡有什麼事，儘管跟娘說，要不跟妳怡表姊說也成，妳與她向來最好了，是不？」秦氏邊替她挽髮邊打量著她，瞧她臉色黯了些，實在難以推敲女兒到底是怎麼了。

近來不管她怎麼旁敲側擊都沒用，女兒身邊兩個丫鬟也是一問三不知……她真想知道到底是誰惹了她的女兒，一定是不饒！

「娘，我近來覺得心情煩悶，要是到外頭去給您惹了麻煩，那怎麼是好？」何夕流隨口問著，想試探能否不出門。

「那有什麼的？儘管鬧，有什麼事還有妳爹和妳大哥擔著。」秦氏霸道地道。她這話不假，何夕流的爹是當朝首輔，大哥是翰林侍讀學士，姨父是成國公，外祖是五軍總都督，如此顯赫家世，難道還不容她這個向來乖巧溫婉的女兒鬧上一回？

何夕流笑倒在她懷裡。「娘，您跟爹、大哥都會把我寵壞的。」

「咱們家裡就妳一個姑娘家，就不容許咱們寵妳嗎？」

何夕流笑著，心底有點暖有點酸，只要一想起前世裡母親哭倒在她棺上，她就覺得自己很不孝。

還好，她還有機會好好地孝順爹娘。

第二章 陳府中的挑釁

「夕流。」

在秋霏的攙扶下，何夕流才剛下馬車就聽見公孫怡的喚聲，她朝她的方向望去，笑眯了一雙黑玉般的眸。

「阿怡，妳該不會是故意在門口等我吧。」

公孫怡帶著兩個丫鬟走來，先向秦氏問安，才道：「可不是？一會兒馬車下來只有姨母的話，我肯定要到妳家裡跑一趟的。」

「哪裡要妳再跑一趟，我這不是來了？」

公孫怡上下打量著她，忍不住搖著頭。「這是怎了，難得見妳盛裝打扮，這身打扮要是不知情的，會以為妳今日是來相看的。」

一身銀紅繡金線纏枝蓮衫裙再搭了件牙白色的短帔，勾勒出何夕流不盈一握的腰身，臉上清淡妝容更襯得她絕色傾城，教早已看慣她美貌的公孫怡都忍不住多看幾眼。

「得，我還得相看？」憑她這花容月貌，還需要特地相看？

「噲，今日的模樣倒像是又活起來了？」

秦氏眼見表姊妹相見歡地交談，心裡寬慰許多，不過總不好在人家二門處繼續閒聊。

主家陳閣老的大媳婦陳大夫人已經走來，自然地挽著秦氏。「人都來了也不肯多走幾步路，就非得要我特地來迎接妳？」

「讓妳迎接我，是給妳面子。」秦氏打趣道，跟著她往裡頭走。

兩人尚在閨閣時就是手帕交，說起話來向來百無禁忌。

何夕流和公孫怡見狀，正打算帶著各自的丫鬟跟上，一把嬌俏嗓音在身後響起——

「大姊，妳也不等等我。」

公孫怡頭痛地閉了閉眼，回頭冷著臉望去。「誰要妳拖拖拉拉的？」

來者是成國公府二房嫡女公孫忻，一身鮮紅似火的招搖騎裝。

「還不是大姊說陳閣老府上有馬場，陳家千金又向來喜歡跑馬，所以定會來場賽馬，我這才趕緊換了騎裝。誰知道一換好妳竟然先走了。」

公孫忻滿嘴抱怨，等走到何夕流面前，瞧她一身銀紅繡金線纏枝蓮衫裙，硬是襯得越發膚白嬌嫩，不禁抿緊嘴，暗惱自己竟與她撞了顏色。

「誰睬妳。」公孫怡毫不客氣地哼了聲，見她看著何夕流的眼都快要冒火了，神色不豫地道：「見著人都不會喊了？」

「……表姊。」公孫忻抿著嘴，喊得不怎麼情願。

「表妹。」何夕流神色淡淡地喊了聲便挽著公孫怡。「走吧，我娘都走遠了。」

「走。」

眼見兩人親熱地挽著手走了，公孫忻不禁越發惱火。她就是討厭何夕流，不光是因為她那張名震京城的容顏和才學，更因為她矜貴的出身和倍受寵愛的好命。

全天下好事都被她攬盡了，還要別人怎麼活？

一行人到了花廳，早已有不少女眷已經到了，正三三兩兩地湊在一起閒聊，而不

少小姑娘則是在外頭的園子裡賞花。

公孫忻已經跑去找有交情的姑娘家，而公孫怡則是拉著她在園子裡散步。

何夕流看著一些小姑娘在園子裡賞花，交頭接耳，也不知道在聊什麼，臉上盡是天真爛漫的笑意，不由得微眯起眼。

儘管現在回到出閣前，還是個二八年華的姑娘，她的心卻蒼老如老嫗，再也回不去曾經天真爛漫的時候。

「聽說都大人果真連升三級，接下兵部侍郎一職入了閣。」公孫怡狀似漫不經心地與她閒聊。

何夕流卻是壓根不想聽見關於都照冶的消息。他的事，在前世再沒有人比她知道得還要多，就連他有多寵愛他的表妹趙英華她都知道。

「聽說，安國公家的三爺和鎮安侯世子也立了戰功，分別都得了武職。」

「妳連這些事都打聽了？」何夕流不禁嘆口氣，難道非要繼續說下去不可？

「哪裡需要我打聽？是大哥說的，他一直很扼腕沒能去燕州，當初他本是想到御前自薦，可妳也知道，我娘根本就不准他去。」

何夕流沉默不語。

公孫怡的大哥公孫恆在京衛裡當差，從小就跟在國公爺身邊被手把手教導，文韜武略皆通，才華洋溢，偏偏他就想走武職，甚至想上戰場，姨母就他這個兒子，他又未成親，哪可能讓他上戰場。

他的性情溫文儒雅，待人親和敦實，待她尤其的好。

「其實今兒個要不是大哥在京衛那兒趕不回來，他本是要來的。」公孫怡說時，寓意深遠地看著她。

何夕流本是不覺，直到被她灼熱的目光給逼得抬起臉來。

「夕流，妳應該知道大哥對妳的心思，先前妳因為對都大人極上心，所以我就不多說了，如今妳已對都大人無意，那是不是願意多看大哥一眼？」

何夕流還是沉默。表哥對她的心意她一直是知道的，她那時已經把心給人，哪可能多分心思給他？但如果是現在……

「夕流，妳不會認為我大哥配不上妳吧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是我高攀不上。」成國公府是功勳世家，是當初曾幫著太祖皇帝打江山的從龍功臣，百年屹立不搖，是其他世家無法相提並論的。

「胡說什麼？咱們的娘是親姊妹，兩家向來走得近，如果妳肯點頭，我娘會立刻去提親。」

何夕流蹙著秀眉，心思有點亂。雖說今生不再與都照冶有瓜葛，但她也壓根沒去想自個兒的婚事，如今跟她提婚事……

「阿怡，妳都還沒出閣就跟我提我的婚事，妳這本事愈來愈見長了。」她猛地想起兩人都還未出閣就談起自己的親事，要是被人聽去，真的是不用做人了。

「這樣就能逼著妳非點頭不可，我賠上一點名聲我還賺了。」公孫怡笑得一臉狡黠得意。

何夕流輕笑著沒再搭腔，不想糾結在婚事上，又走了一小段路，便聽見——

「就憑妳這個窮酸樣，到底是怎麼混進陳閣老府上的？」

「沒帖子進得來嗎？我是持帖來的，妳們不要逼人太甚。」

這話一出，何夕流和公孫怡不由得對看一眼，隨即加快腳步，繞過路邊的矮樹叢，果真瞧見亭子裡都婧正被三四位姑娘圍著，一人一語嘲笑她的身分低微。

何夕流眉頭一蹙，隨即展露笑臉，道：「大夥在做什麼？」

都婧一見她，一雙上挑的鳳眼都瞪圓了。

幾位姑娘隨即回頭，幾人認出何夕流，趕忙向她福身問安，唯有一人站得直挺挺的，一臉不忿地瞪著她。

「杜二姑娘，這就是妳杜家的教養？」何夕流走向前，笑眯眼問著。

「妳！」

「杜大人可是禮部尚書，如果連家裡人的禮數都做不到點上，他這個禮部尚書怕是不夠稱職。」何夕流笑意不變，當她微眯眼時，黑玉般的眸像是蕩出陣陣漣漪，春光潑灑，令人望而失神。

杜芸惱歸惱，聽她這一說也不敢繼續放肆，敷衍朝她福了福身，回頭瞥了都婧一眼，哼笑了聲。「都姑娘，別以為人家待妳好是看得上妳，說穿了不過是看上了妳兄長，利用妳罷了，別以為自己真是個人物。」

原本這種場合，依都婧的身分根本不可能收到邀帖，是因為都照冶立了戰功，入了皇上的眼，幾派人馬都想拉攏他，各自對都家下了邀帖她才能站在這兒。

令杜芸看不慣的是竟有些姑娘主動想與都婧攀談……什麼貨色，不過是沾了她大哥的光，真以為自己是個人物了？

杜芸話落便逕自走了，幾位姑娘也趕忙跟著她一道離開。

何夕流看著杜芸離開的身影，不禁想，原本是想避開杜芸，省得前世的事再來一遍，誰知道兩人還是結仇了，或者該說，面對一些本就待自己不善的人，就別浪費力氣拉近關係。

可恨的是，杜芸說的她還真反駁不了，因為一開始她會結識都婧是真的居心不良。許是她這段時日閉門不出，又不讓都婧上門，有人注意到這些端倪，於是又開始欺負都婧。說好了絕不會讓人欺她，偏偏她竟沒做到，真是該打。

杜芸的話讓整個亭子靜默下來，都婧膽怯地垂著臉，連接近何夕流都不敢。

「阿婧，妳沒事吧？」公孫怡率先問著。

「怡姊姊，我沒事。」都婧搖了搖頭，嘴角的笑意有些顫抖，壓根不敢看向何夕流，又不住地想往她那兒望去。她偷覷了眼，剛好和何夕流對上，嚇得趕忙垂下眼，像是受驚的小獸。

何夕流見狀，心裡內疚死了。是她不該冷落都婧，畢竟她是她，都照冶是都照冶。想清楚後，她走過去牽起都婧的手，道：「往後遇到那些人，不需搭理，轉身走人就是，她們要是敢再多說什麼，妳就大聲喊，惹出動靜，瞧她們還敢不敢張狂。」都婧抬眼直睇著她，墨黑的眸子裡有光華閃動。

「妳……別哭，這只是小事，別放在心上。」何夕流瞧她淚光閃動，有些手足無措，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。

「不是。」都婧搖了搖頭。「是見夕流姊姊還肯與我說話，太開心了。」

何夕流聞言，嘴不由微抵，好半晌才道：「是我的錯，自個兒心情不好就遷怒人，妳儘管生我的氣，讓我想法子慢慢哄妳。」

都婧不由笑出聲。「夕流姊姊，我不生氣。」

「妳得生氣。」她要是不生氣，她又該怎麼贖罪？

都婧笑得越發燦爛，將她的手握得緊緊的。「我不生氣。」

何夕流心疼極了，乾脆一把將她抱進懷裡，在她耳邊輕聲道：「往後再也不會了。」

「嗯。」都婧笑眯了眼，滿足極了。

大哥雖好，可性子太過涼薄，有時她見到大哥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所以她一直想要個姊姊，何夕流就像是她夢想中的姊姊，能與她親近，能重新交好，剛剛被羞辱的事她壓根不在意了。

「是是是，妳們兩個姊妹情深，我就像是不小心路過的路人，就先走一步了。」

公孫怡涼聲說著，作勢要走，兩人趕忙將她拉住。

「這也要取笑人？」何夕流沒好氣地瞋她，眼波流轉間風情萬種。

「不敢，不過……阿婧，我倒沒想到妳會來。」

這點何夕流也很疑惑，因為前世這場宴會，都婧並沒有參與。

「是大哥帶我來的。」

何夕流呼吸一窒，一時間分不清內心的感受到到底是什麼。

前世，都照冶並沒有參與這場宴會，因為陳閣老和她爹一樣都支持八皇子，而都照冶則支持太子，等到太子登基後，藉著一些由頭逼得幾位閣老致仕，她爹後來乾脆辭官求去，首輔的位置就落在都照冶手中。

他當上首輔的那年，也是她死去的那年，算了算……是五年後的事了。

她不解的是，默默力挺太子上位的他，當年沒有參與這宴會正是因為立場不同，如今他為什麼會改變主意？

「都大人也來了？」公孫怡說道。

「嗯，陳家給了帖子，所以大哥就帶我來了，本來我娘也要來的，可她今兒個頭疼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所以只有我來。」

何夕流愈聽愈疑惑，開始懷疑都婧口中的大哥到底是不是她識得的都照冶。他這人天生涼薄，對待母親和妹妹甚至寵妾都是一樣清冷，彷彿天地間沒人能點燃他些許熱度，這樣的他，又怎會帶著都婧赴會？

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宴席開席時，何夕流和公孫怡將都婧帶在身邊，算是要給都婧撐腰，要讓人知道都婧是她倆的姊妹淘，看還有誰敢再欺她。

用過午膳後，夫人們都到綵樓那頭看戲，身為主家的陳姑娘陳靜提議要跑馬，有興趣的姑娘家自然就移往馬場，何夕流想避開前世被栽贓一事，自然就不想湊熱鬧。

「聽我姊姊說過，何姑娘擅長跑馬，不跟咱們比一場嗎？」

何夕流本是坐在廊下的美人靠上與都婧閒聊，突聽到杜芸的聲音，連回頭都懶，淡聲道：「年前病了一場，不想跑馬。」

杜芸瞧她連頭都不回，一股惱火衝上腦門，竟朝她揚起手。

正對著杜芸的都婧隨即站起身欲制止，豈料她手一轉，竟揮向一位端著茶水過來的丫鬟，丫鬟手上的茶水直接從何夕流的身後潑下。

茶水並不太燙，但淋在質料輕薄的蝶綃上身形畢露，還易著涼，再者衣裳不潔，在宴席上也對主家不敬。

何夕流冷沉著臉，看著跪地道歉的丫鬟，擺手讓她退下。

公孫怡已經沉不住氣地與杜芸理論。「妳根本就是故意的，杜家怎會有妳這般好教養的姑娘？」

她的嗓音不小，附近一些姑娘家全都圍了過來。

「妳胡說什麼？我哪裡是故意的，我又為何要這麼做？誰要這丫鬟剛好在這當頭走過來？大不了我賠她一套衣裳，讓我的丫鬟帶她進屋子裡換下不就得了。」話落，杜芸回頭讓她的丫鬟取一套衣裳過來。

公孫怡正要再罵她一頓，就瞧見公孫忻站在杜芸後頭一副看戲的樣子，本要斥責她幾句時，何夕流淡聲開口——

「不勞杜二姑娘，我有帶替換的衣裳。」

秋霏瞪了杜芸一眼，趕緊往外小跑步，打算回馬車上取衣物。

「夕流姊姊，妳疼不疼？」都婧低聲問著。

「不礙事，茶水不燙。」她說著，帶著幾許淺笑。

茶水不燙，因為杜芸還不敢在她身上留下半點痕跡，她的目的不過是要她換衣裳，好在衣裳裡藏東西栽贓她偷東西罷了。

前世杜芸就是這麼對她的，只是前世的她也早就留了心眼，把那塊小巧玉佩取出，在跑馬場時順勢丟到她丫鬟身上，最後她的丫鬟受了池魚之殃。

可也是那時，她發現了一個祕密。

「杜二姑娘，不知道能不能先跟妳借一條帔子遮掩一二？」

何夕流突地開口要求，自然教杜芸喜笑顏開，要丫鬟遞了件帔子給她。

在帔子交到何夕流手中時，她又道：「替我披上吧。」說話時已經站起身。

何夕流的身形在姑娘間算是高挑的，所以那位丫鬟必須將手往上舉，手一往上舉，袖子就滑落到肘間，露出一塊塊的瘀青。

就在瞬間，何夕流抓著丫鬟的手，佯訝道：「妳這手是怎麼回事？」

大夥的目光全都被吸引過來，丫鬟嚇得想抽回手，何夕流卻抓得死緊，看向杜芸，問：「杜二姑娘，這是怎麼回事？這丫鬟手上不但瘀青，還有未癒的鞭痕，莫不是妳……」

杜芸原本還洋洋得意，以為一切照著計劃進行，遭她這麼一問，愣了好一會才回過神。

「我不知道……我怎麼會知道？」她沉聲道。

「妳怎會不知道？一般與宴，會帶在身邊的定是大丫鬟，妳這主子卻不知道身邊大丫鬟身上帶傷，怎麼都說不過去吧。」

「何夕流，妳是什麼意思？妳是說是我打的嗎？妳有證據嗎？妳別想要汗馱我！」

何夕流笑得有些無奈，像是看著個無理取鬧的孩子。「杜二姑娘，妳誤會我了，我只是以為會不會是妳的大丫鬟在府裡遭人欺負，妳這個主子卻不貼心，無知無覺罷了，怎麼妳卻認為我在汗馱妳，難道是……妳作賊心虛了？」

霎時，一旁響起竊竊私語。在場的姑娘家很自然地認為丫鬟身上的傷必定是出自杜芸之手，這事要是放在尋常人家，打罵下人並不算少見，問題是杜芸出身世家，祖父又是禮部尚書，一個世家貴女有此行徑，誰家敢娶？

杜芸臉色忽青忽白，想求救，偏偏與她交好的都先跟陳靜去馬場了，在眾人的目光之下，她覺得自己像是赤裸的，羞惱得轉身就走，連丫鬟都沒打算帶走。

被何夕流逮住的丫鬟不由得跪下。「姑娘，求您放過奴婢，您這麼做會逼死奴婢的。」

「妳別怕，我既然敢做，就能保住妳。」

丫鬟猛地抬臉，淚水橫陳地問：「姑娘……」

「杜二姑娘不是個好主兒，不若我買了妳，往後妳就到我身邊吧。」今天她利用這丫鬟揭發杜芸毒打下人的惡行，她回到杜家恐怕沒有活路，畢竟是因自己而起，好歹也要保住這條人命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不用擔心，只要我開口，她不敢不賣，說不準會分文不取，直接將妳的賣身契交到我手上。」

丫鬟聞言，重重朝她磕了響頭。「奴婢多謝姑娘的救命之恩。」

「說哪去了，起來吧。」何夕流拉了她一把。「一會妳就跟我走，對了，妳還沒跟我說妳的名字。」

「奴婢珠兒。」

「這樣吧，我給妳新取個名，往後妳就叫秋雲，雲朵的雲。」

公孫怡不由笑出聲。「夕流，妳何時也懂得這般損人了？」這雲字分明是故意衝撞杜芸的芸字，替丫鬟取前主子名字同音的字，也夠讓杜芸難堪的了。

「還行吧。」何夕流輕笑著。

「只是以往這些小伎倆妳向來是不會放在心上的，怎麼今兒個動氣了？」公孫怡自認為沒有人比她還了解她，是故對她今日的反應有那麼一丁點的意外。

「哪是動氣？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罷了。」

她呢，在都家裡學了不少，在那方天地裡，她從天真爛漫的少女變成了油盡燈枯的怨婦，自然累積了些許道行，眼前不過是小打小鬧罷了，要是敢再犯到她面前，絕對要杜芸沒臉在京城立足。

陳閣老愛棋成癡，所以在外院闢了一處園子，裡頭打造了一座八角亭，來赴宴的男客都聚集在此處分成數桌對弈，有的互相切磋，有的前往馬場跑馬，有的則在亭外欣賞園子。

正當園子裡一派悠閒時，園子外的小路卻鬧出動靜，有幾個好事的就到外頭瞧瞧，一會就把事給說開了。

「想不到杜家竟然養出虐打下人的孫女，這下子杜尚書的臉怕是都丟光了。」有人如是道，甚至還有人想偷偷溜進花廳一睹杜芸的容貌，好奇會虐打下人的世家貴女長得什麼模樣。

「不過，說來也巧，先是杜二姑娘打翻了茶水濺在何首輔的千金身上，讓奴婢取來被子給何姑娘披上時意外揭露了丫鬟身上的傷，只能說是何姑娘心細如髮才湊巧揭開這樁醜事。」

「可不是，何姑娘可是名動京城的世家才女，聽說長得絕色傾城，又端莊知禮，早幾年曾聽聞太子也對何姑娘有意，偏偏何首輔當場跪在御前，寧可公然抗旨也不讓女兒嫁進皇室，那時皇上雖震怒，又欣賞何首輔這般中流砥柱的純臣，於是便准了何首輔的請求。」

「咱們去瞧瞧吧，我還沒見過何姑娘的廬山真面目，她總不可能一直待在花廳裡，總是會到對面園子走走，咱們隔座湖泊，多少還能瞧個影子。」

有人蠢蠢欲動，自然就有人附和，不一會園子裡的人就走了大半。

閒言閒語隨風吹進亭子裡，伴隨著陣陣離去的腳步聲，正和于懸對弈的都照冶眉眼未動，但落子的動作微頓了下。

坐在對面的于懸神色不變，口吻卻帶著幾分調笑，「看上何首輔的千金了？」

他與都照冶對弈多回，從沒見過他分心，一群紈褲提議要去瞧瞧何千金，他落子就慢了，著實有鬼。

都照冶斂睫不語，倒是站在身旁觀棋的鎮安侯世子月下澐親熱地挽上他的肩。「照冶，你該不會是知道何家姑娘會赴宴，所以才邀咱們一起來吧？」

月下澐看似漫不經心，但是問的話卻極有深意。

都照冶是孤僻性子，不喜應酬，更別說上誰家作客，今天破例與他們同行這點就夠古怪，再者儘管朝中大多官員不知，但他很清楚都照冶前往燕州前可是妥妥的太子一派，然而陳閣老並非擁護太子，如今都照冶頻頻和太子派以外的人接觸，就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。

都照冶不接話，面上波瀾不興地放下棋子。「倒是不知道杜家竟是這般教養姑娘，竟在他人府上作妖。」

「杜家人慣常四處作妖，沒什麼。」于懸把玩著棋子，嘴角的笑意又邪又冷。

都照冶微抬眼，月下澐拍了拍于懸的肩，順口接了話。「他的大哥安國公世子前年才續弦的夫人也是杜家的，方巧就是那位杜二姑娘的親姊，至於杜尚書那兩個兒子……」月下澐呵呵笑了兩聲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都照冶清楚杜家圯敗是早晚的事，畢竟後繼無人，族裡無才俊，杜尚書再怎麼汲汲營營也無力回天，正因為如此才想攀上太子那艘船，這麼一來，杜二姑娘在陳

家府上作妖似乎顯得不尋常。

何家與公孫家乃姻親，公孫家裡出了個淑妃，所出的八皇子年紀尚輕，相較其他皇子品性卻顯得突出許多，為此公孫家和何家私底下沒少出過力。

如果杜家要站到太子一派，該是要破壞何家和陳家的好交情，讓兩造生出齟齬才能達到太子的期盼。

他邊與于懸對弈，分了點心思將剛才的話想過一遍，猜想許是何夕流碰巧反將一軍罷了，畢竟依她溫婉的性子，哪能縝密設套？

想通後，他專注在棋盤上，畢竟于懸不是尋常對手，他能夠上陣殺敵，在戰場上與他相互掩護，還能將他的戰術實行得更加行雲流水，實是不可輕忽的好對手。于懸原是皇上身邊的御前帶刀侍衛，皇上命他監軍時也命于懸擔任副將，等上了戰場。其武藝兵略皆出人意表，且于懸帶著戰功回朝後破例調入錦衣衛，領了都督一職，可見多得皇上青睞。

如果可以，他不願與于懸為敵，能將他拉為同陣營是最好，若是不能，就教人費心了。只因月下漈和于懸是十幾年的交情，少了他倆當助力，他想要逆轉未來的局勢恐怕難上加難。

這頭在棋盤上廝殺得痛快，拱門那頭有小廝領了人入內，都照冶原是沒放在心上，直到那人開了口。

「晚輩見過閣老。」

聽到聲音，都照冶微頓了下，略回頭看向那青年，清冷的黑眸微眯了下。

「熟人？」于懸跟著看了過去，問著都照冶。

「那是成國公世子。」月下漈接話後又道：「他這小子不錯，品性耿直，雖然家世好卻不是養尊處優之輩，目前在京衛裡磨練，誰都知道頭官是京衛裡最吃重的職，可他小子做得還挺歡的，也沒想要利用家世尋個位高的涼缺，還不錯。」

「你倒是清楚。」

月下漈睨了他一眼。「我也在京衛。」到底知不知道他回京後被升了京衛指揮同知？問那什麼蠢話，說白點，他還算是成國公世子的頂頭上司，他能不知道他的底細？

根本就沒關心過他，算哪門子的兄弟？有事時就叫兄弟，沒事時就是個屁。

「喔……嗯，是這回事。」于懸沒啥誠意應著。

月下漈桃花眼狠狠地翻了圈，剛好對上公孫恆的眼，只好朝他招招手。

「同知大人。」公孫恆走到石桌邊朝他作揖，再看向于懸。「于都督。」最終目光落在都照冶身上時，只是淡淡一瞥，連嗓音都極冷淡地道：「都侍郎。」

那嗓音毫不遮掩的淡漠，明顯得教在場三人難以忽視，然而不等月下漈開口，公孫恆已經早一步作揖。

「下官一會還要接妹妹們回家，不打擾三位大人。」話落，逕自離開。

「……照冶，你什麼時候得罪成國公世子了？」月下漈忍不住問了。不是他想扒糞，實在是公孫恆的敵意太明顯，像是都照冶踐踏了人家祖墳似的不共戴天，真教人好奇。

都照冷垂斂長睫，下了一子，對面的于懸見狀，長指玩著棋子，勾唇笑得很壞。

「你確定要走這一步？」

都照冷垂眼望去，抿了抿唇道：「甘拜下風。」

于懸把棋子一拋。「哪是甘拜下風，你分明是被分了心思，說說，怎麼跟公孫恆結下梁子的？」看在他倆在燕州時聯手應敵的情誼，他可以耐著性子聽他說些亂七八糟的雜事。

「是呀，說說，咱們替你想法子，畢竟冤家宜解不宜結嘛。」月下漭笑眯桃花眼，迫不及待想知道這兩人是如何槓上的，畢竟兩人家世實在太懸殊，想得罪也不怎麼容易。

更何況照都冷是個行事很有章法的人，在燕州那般險惡的境地裡都能沉穩以對，指揮若定，不急著先處置營裡那些扯後腿的混蛋，等打退敵軍才大快人心地一併處決，將邊關弟兄的心收買得妥妥貼貼，回京後又立刻交上虎符，更是將皇上的心攏得妥妥當當。

這樣的男人卻因為公孫恆的出現走錯一步棋，真的教人好想知道到底是為什麼！一定是為了女人，肯定的，說呀，趕緊說，趕緊！

豈料都照冷開口卻道：「再下一盤。」

月下漭翻了個大白眼，恨不得掐住他的脖子，倒出他肚子裡的話好滿足他的好奇心，而對面的于懸則是笑了笑，收了自己的黑子，重開一局。

啊！氣死他了，說說會死嗎？

都回京了，日子就不能精彩點過嗎？

第三章 意外的相遇

何夕流在花廳旁的暖閣換上了一襲繡銀絲海棠的霞紅色衫裙，才剛踏出屋外，陳家的姑娘就齊齊在外頭候著，又是道歉又是愧疚。

「哪兒的事，不過是樁意外，何須掛懷。」她笑道，微抬眼就在陳家姑娘後頭瞧見一個再也不願見到的人。

「何姑娘的鞋似乎濕了，要是何姑娘不嫌棄的話，我今日剛好多帶一雙鞋，可以讓何姑娘換上。」趙英華怯怯上前自薦，手裡正提著鞋。

她長得極為清秀可人，微笑時唇角會露出可愛的小小梨渦，任誰瞧見她都想親近她幾分，然而何夕流再清楚不過她的為人，她就是披著羊皮的狼。

歹毒狠厲卻又像朵嬌柔的菟絲花，有多少次恬不知恥地告訴她，君似喬木，她是菟絲，只能依附表哥而生，求她成全。她不肯，無奈肚子不爭氣，無奈他不肯碰她，最終在婆母的堅持下終將趙英華納為妾。

從此之後，再無寧日。

她必須看趙英華如何嬌羞地出現在他身側，看她身懷六甲地到她跟前請安，看她瓜熟蒂落為人母……那一切的一切，她再也不願回想。

「……不用。」她的嗓音無法控制地發冷，連多看她一眼都不願意。

趙英華面上閃過一絲被拒的難堪，還是得體地淺笑以對。

「表姊，妳什麼時候來的？」都婧見到她詫異極了，甚至不知道原來趙家也有拿

到帖子。「趙家舅舅不過是戶部司庫主事，怎會收到陳閣老家的帖子？」她腦袋想著，也自然地脫口而出了。

趙英華臉上閃過一絲尷尬，但隨即掩飾。「是姑姑要我過來的，原本想說已經遲了就不過來了，可姑姑非要我來一趟不可，還說一會我再和妳還有表哥一道回府。」趙英華說起話來嬌嬌柔柔的，溫潤的嗓音十分悅耳。

都婧點點頭，回頭正想跟公孫怡和何夕流介紹她，何夕流已經早一步開口。

「阿婧，我身子有點不適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」

都婧聞言，難掩失落。

「往後，只要妳想，就到我家裡找我。」何夕流補了一句。

「可以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何夕流終究還是捨不得她這個直性情的傻妹子，剛剛和趙英華的對話直白得教人難堪，就不知道要讓趙英華記恨多久。

「不只是何府，我國公府也歡迎妳，還有下個月的春宴妳定要來，我會早點把帖子送到妳手上。」公孫怡輕掐著都婧的頰，瞧也不瞧趙英華一眼。

「嗯。」

瞧都婧喜笑顏開，兩人才先一步離開。

秦氏得知何夕流衣裳被潑濕，帶著丫鬟從綵樓那頭走來。「不要緊吧。」

「娘，我沒事。」何夕流忙挽著她，要她寬心。

「怎會無端端地發生這事？杜尚書家的姑娘也太荒唐。」秦氏在綵樓那裡就已經聽人說了始末原由，要不是瞧女兒點頭，她還真不敢相信杜芸竟虐打下人。

「著實荒唐，所以我就要了那個丫鬟，要不她跟著回杜家，只怕得橫著出來了。」這話所言不假，前世確實有過這樣的事。

秦氏眉頭微蹙，細聲寬慰她。「不打緊，這點小事我讓妳大哥處理就成，至於什麼身契，定會給妳拿到手。」

「多謝娘，可我想先回去了。」

「可是身子不適？咱們趕緊回去請府醫給妳瞧瞧。」

「不是，出了這樣的事，覺得待在這兒也無趣。」

「既是如此，咱們一道走吧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？娘和陳大夫人許久未見，定有許多體己話要說，我有阿怡陪我就成了。」母親難得出門和往日的姊妹淘看幾齣戲，她可不想掃了她的興。「況且娘要是跟我一道走，陳大夫人要是誤會咱們生氣了，那豈不是傷了情分。」

秦氏本是不肯，不知道是想到什麼便允了。「阿怡，麻煩妳陪她一道回府。」

「說什麼麻煩？就算夕流不肯我也會將她送到家的。」公孫怡笑瞇眼道。

不一會三人就分了兩路走了。

「怎麼臉又沉了？是不是想到杜芸那事？」兩人帶著丫鬟順路往前院走，公孫怡瞧她皺著眉不語，不由猜測著。

「不是。」何夕流淡笑著。

杜芸那種貨色還真是不值得她費心思，但是趙英華……真是怪了，重生這一世像

是一切都亂了套。不該出現在宴上的人居然都出現了，難道重來這一世，不會照著原本的路走？

「莫不是因為趙姑娘？」

「怎會提到她？」她微蹙眉。

公孫怡聳了聳肩。「誰知道妳對都大人是不是真的消停了？大家都知道趙夫人有意將娘家姪女嫁進都家，表哥表妹本就是婚事裡最常見的，說不準妳對都大人還是上心得很，所以一見她就心煩。」

「不是，我對他再無心思。」

瞧她說得斬釘截鐵，公孫怡本想再追問，卻突地聽見大哥的喚聲，側眼望去，頗意外地道：「大哥，你不是說趕不過來嗎？」

「事情處理完了，心想還趕得及就過來一趟，一會還能送妳們回去。」公孫恆走近，雙眼直睇著何夕流，喊了聲表妹。

何夕流微勾笑意，看著記憶中愛笑的他，不由得笑意更濃。

公孫恆儀表堂堂，英氣俊挺，笑臉迎人的他如煦陽般，一身暖意總教人想親近，相較她死前最後一次相見，現在的表哥氣色要好上太多了。

「我看……大哥是來送表妹回去的，不是來送我這個親妹妹回家的。」公孫怡皺了皺眉，話說得很酸。

何夕流自然知道她暗指什麼，想解釋又解釋不得，畢竟連她都知道表哥對她確實是愛之入骨，哪怕當年她都嫁為人婦，卻依舊將她擱在心上，甚至願意等她和離再迎她為妻。

當初，為何她不喜歡他呢？

「說哪的話，不就是先送表妹回府，如再隨我一道回去。」公孫恆臉皮薄，嘴上雖辯駁了下，耳尖處還是泛著淡淡的紅，瞧都不敢瞧何夕流，實是每每一段時日再見，總覺得她越發美得驚心動魄，教他不敢直視。

公孫怡不置可否，不過要是大哥和夕流能成事，她是樂觀其成。

「對了，二妹呢？」公孫恆覺得有些尷尬，沒瞧見公孫忻，便隨口問著。

「別提她，我現在還氣著呢。」公孫怡沒好氣地道。

「怎了？」

公孫怡馬上一五一十把剛才發生的事說過一遍，甚至極氣惱公孫忻竟然和杜芸站在一塊。何夕流本是要阻止她的，可惜她說得太快，她沒能阻止。

其實說穿了，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。她和杜芸並無往來，至於往後還要不要往來，她壓根不在乎，而公孫忻這小丫頭不知道為什麼從以前就討厭她，她試著親近她幾次，她依舊仇視，就乾脆無視她了。

那種她沒擱在心上的人，她是真的一點都不在乎。

然而何夕流不在乎，不代表公孫恆不在乎，他臉上不顯，卻已將這事記下，打算日後定會替她討回公道。

「好了，別說那些不開心的，咱們走吧。」何夕流溫聲道。

「走。」公孫恆讓兩人走在前，自己跟在後頭。

園子裡安靜無聲，偶爾春風拂過，驀地私語聲竄起，接著有人朝園子外的路跑去，爭先恐後，像是準備圍睹什麼。

「天女下凡了？」月下漣嗤了聲。

「說不準，那群衛所兵回各衛所的前一晚也一個個色慾薰心，全都竄進窯子裡找天女去了，那情景大抵就是這景象。」于懸頭也不抬地道。

月下漣忍不住笑出聲，可當他順著眾人的目光望去，不由看直了眼。「……還真是天女下凡了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于懸興致缺缺地問著。

「這位應該就是何首輔的千金吧，果真是絕色傾城，既妖又媚，偏又氣質矜貴出眾。」月下漣喃喃道。

都照冶猛地抬眼望去，就見何夕流和公孫恆走在前頭，她一步一回頭地跟後頭的公孫恆不知道聊些什麼，笑眯了美目，眼睛像是會勾人似的，猶如天女臨世，教人目不轉睛。

那幾個躲在樹後偷窺的男客一個個看直了眼，教都照冶眉頭微微攏起。

于懸極為深邃的眸掃過他們，嗤道：「不就是個女人？禍水。」

月下漣暗啐他根本就不懂女人的好。「嘿，把人家的傾城之姿說成禍水，你也……照冶，說說他，狗嘴吐不出象牙。」

「確實是禍水。」他淡道。

「咦？」何時這兩人這般默契了？「嗯……有時禍水也勉強能算是誇讚，畢竟不是每個美人都能充當禍水。」月下漣說著，突地勾唇笑得壞心眼極了，「世子爺。」幾步外的公孫恆聽見喚聲猶豫了下，要她倆等他一會便踏進園子。「不知道同知大人有何吩咐？」

明明是對著月下漣說話，可他的眼卻不自覺地盯著都照冶。他曾經聽妹妹提起都照冶多次，提及的皆是夕流對他如何的上心，是以他並不喜歡都照冶，然而一見到他，他不能理解為何夕流對他傾心。

儘管都照冶有張魅惑人的好皮相，但他沉斂冷靜得近乎淡漠無人味，根本就是個面癱，夕流究竟是看上他哪一點？

慶幸的是，近來聽妹妹說，夕流似乎對他死心了，教他安心不少。

月下漣暗自打量公孫恆，又見都照冶像是八風不動，不禁起了捉弄心思。「與你走在一塊的兩位姑娘是誰？」

「一位是舍妹，一位是表妹。」公孫恆答得簡單扼要，正好站在都照冶能及的視線，壓根不打算讓他瞧見表妹。

都照冶狀似專注對弈，對兩人交談似是充耳不聞。

「所以，那位貌若天仙的就是何首輔的掌上明珠了？」月下漣故意多看一眼。

公孫恆心有不快，無奈她倆出門都沒戴上帷帽，哪能避開旁人的注目。

在他眼裡，何夕流就是朵恣意綻放的牡丹，華貴傲然，嫵媚妖嬈，必須好生護著

才行。

「是。」他應了聲後，趕忙道：「表妹身體不適，必須趕緊送她回府，就不打擾幾位大人，告辭。」

話落，也不管月下漭要再說什麼，轉身就走。

公孫怡見兄長走來，看了過去，方巧瞧見都照冶，不由脫口道：「都大人？」

何夕流心裡像是被人狠拽了下，多種情緒翻騰，說不出是怨還是怒，抑或是……恐懼。

「時候不早，咱們走吧。」公孫恆擋在她的身前，不讓她朝園子裡看。

公孫怡自然明白兄長的心思，挽著她道：「走吧，妳被淋了一身，雖換了衣裳但還是得要沐浴較妥。」

「嗯。」她輕點著頭，勉強漾出些許笑容。

儘管公孫恆就走在她的身側，她還是能感覺到一道熾熱的目光黏在她身上，直到她遠遠地離開那片園子。

是他嗎？怎麼可能？他待她向來不屑一顧，一切不過是她一廂情願罷了。

棋盤上，黑白子交錯，在于懸放下一子之後，白子已經全軍覆沒。他骨節分明的長指在棋盤上輕敲著，直到都照冶回神，看著已無力回天的棋局，臉上依舊無多餘表情。

「真沒意思。」于懸把黑子一拋，不玩了。

「改日再請教。」都照冶淡道。

月下漭往他肩頭一搭。「我說照冶，原來你也只是凡夫俗子，瞧見美人一樣會心不在焉。」這樣也好，省得老是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模樣，他都怕他突然羽化成仙，往後可就少了個好戰友。

「我本是凡夫俗子。」他道。

月下漭聞言感動極了，這傢伙終於肯接他話了。「然後呢？要不要趁著你入閣和何首輔拉好關係，近水樓台先得月？」

就說了，公孫恆一副護崽子的模樣肯定和都照冶有關，原來是看上同一位姑娘，難怪一股劍拔弩張的味道。

「所以你為了美人要投靠八皇子？」于懸突地拋出話來。

月下漭心思轉得極快，只是惱于懸沒事提政事做啥，人生就不能多點風花雪月來著？皇上還沒死，不用急著幫皇上找儲君。

「我從來就沒跟著風向，何來投靠一說？」

「所以你的意思是……你已經捨棄太子？」

「不曾投靠，何來捨棄？」

于懸笑意深沉，帶著幾許邪氣。「下漭，這說法挺好，是不。」

「隨便，怎樣都好，重要的是——」月下漭乾脆趴在棋盤上。「然後呢，你現在到底要怎麼做，說出來，咱們兄弟幫你？」

來，說吧，他厭惡軍旅生活，更厭惡回到京城的乏味日子，給他一點刺激點的任務，他這個兄弟絕對能幫他搶女人。

「我認為八皇子也許是個選項。」都照冷淡道。

這些日子他讓人盯著他倆，雖然尚未確定是否接受太子招攬，但眼前是個契機，順勢把話說清，將他們一併拉進八皇子陣營。

月下漭差點把眼睛翻到腦後去，誰管八皇子到底是不是個選項啦！

他是問女人……這兩個不解風情的木頭，氣死他了！

何夕流回到自家院子裡，儘管臉上不顯，她的心已經亂成一團。

她沒有想到那麼快就會與都照冶遇上，在前世裡，有時光要遠遠見他一面都難，有時為了見他，凡是有他出席的宴會她就會跟著前往，如今她避他唯恐不及，怎麼反倒碰面了？

不，事實上沒有真正碰上面，她沒有看他，她為自己的決定和做法感到極為自豪，因為當她要放下時，她還是能真正放下，哪怕她曾經愛他愛到沒有自己，愛到願為他納妾。

往後，絕不了。

她的夫君，必須只與她廝守到白頭，她不願再與人共事一夫。

沐浴後她難得好眠，覺得自己真的將前世放下，這一世要好好只為自己過。

幾日後，她才剛起身洗漱，喝著最愛的紅棗桂圓茶時，公孫怡又像陣風般地刮了進來。

「怎麼一早就過來了？」何夕流疑惑問著。

「怎，我來陪妳用早膳，不成嗎？」公孫怡一副無賴樣，逗笑了她。

「行，要陪幾頓飯都行。」何夕流忙讓秋雨再去添幾樣菜。「說吧，妳是不是有什麼事要跟我說？」

公孫怡比出兩根手指頭，「第一件事是我一會兒要找妳去玉寶坊挑一套頭面，妳肯定也是要買的，是不？」

何夕流想了下，昨天她爹塞了一百兩給她，大哥也偷偷塞了一百兩給她，說是要她去買些首飾，成國公府春宴時能用上，天曉得族親叔伯孀孀給她的首飾都還放在庫房裡晾著呢。

不過她還是把錢給收下了，改日大哥要娶媳婦時再交給大哥，至於爹給的那份就交給娘，畢竟她已經很富有了。

「第二件事呢？」

「杜尚書被罷黜了。」

「……咦？」她愣了下，心想這一世還真的不一樣了。想想也對，是她故意把杜芸虐打下人的事宣揚開，這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，但治家不嚴做為懲治杜尚書的由頭倒是恰到好處。也好，杜家一門鬥雞走狗，欺男霸女，也確實該好生整頓了。

「妳不問我是誰辦的？」

「……不是我大哥？」娘說了，這事交給大哥處理，畢竟讓爹出手總是不太好，好歹同僚一場。

「是我大哥讓御史去參杜尚書的。」她頗驕傲地揚起下巴。「瞧，我大哥多有本事又是多疼妳，為了妳連尚書都槓上了。」

何夕流微張著口，剛巧丫鬟端著早膳入內，話題就先擱下了。

她邊用膳便思索，成國公底下門生不少，都察院裡確實是有成國公的人，所以表哥是求到姨父跟前了。

這般為她，她該要感動，可她怎麼沒心沒肺的，一絲悸動皆無？

難不成是被都照冶傷到極限之後，她連心都沒了？

「喏，不管怎樣，既然妳已經對都大人死心了，往後就別想他了，只要想著我大哥就好，我敢說我大哥絕對會是天底下對妳最好的人。」她家大哥從小眼裡就只有夕流，要是兩人能結為連理那是再好不過。

何夕流吃著菜，冷不防地道：「會比我爹跟我大哥待我更好？」

「這……」公孫怡有點苦惱了。

想當年她姨父為了夕流的親事，到御前懇求皇上別賜婚，若是皇上將夕流指給皇室中人，他會立刻辭官離開京城。至於她那個表哥，從小就把夕流當心肝寶貝，因此常跟族親兄弟爭執打架，長大後更是為了夕流苦讀，就只為了有朝一日要立於不敗之地，成為夕流最有力的靠山……大哥要怎麼跟他們父子倆比？

「夕流。」

真是說人人到，公孫怡才想著，何夕潮人就來了，而且帶著一只木匣，隨即喜不自勝地打開。「瞧瞧，喜不喜歡。」

何夕流一眼看去，木匣子裡躺著一只精雕玉琢的玉兔，玉石通體雪白滑膩，唯有在耳朵處有抹綠，可見雕師匠心獨具，她一見就喜歡，摺在手裡把玩著。

「大哥，我很喜歡，謝謝你。」她笑眯眼道。

何夕潮摸摸她的頭，與她有五分相似的臉俊爾非凡，此刻笑得有點憨傻。「就知道妳喜歡，我前幾日瞧見時就想著妳一定會喜歡，昨兒個終於有時間到玉寶坊買，誰知道剛好被買走。還好買的人我識得，請他割愛讓我。」

「大哥，玉寶坊的東西都不便宜，你還這樣大手筆送我，你該要存點銀子傍身，要不你要拿什麼給我娶回一個大嫂？」她大哥今年都二十了還沒議親，爹娘倒是都不怎麼急，才能教他隨意揮霍銀兩。

「我看難了，這天底下哪有姑娘能比得上我妹子的？」何夕潮一臉無奈地道。他就一個妹子，最好的都想給妹子，他要是娶妻了妻子必定無法容忍這事，與其娶個惹妹妹不快的娘子，他寧可不娶。

「大哥……」何夕流被他說得都難為情了。「阿怡在這兒呢，你快別說了。」

何夕潮一頓，彷彿現在才瞧見公孫怡。「原來表妹也在。」

「……是，我一直都在，表哥。」公孫怡嘆了口氣。

「妳們聊，妳們聊，我得上值了。」何夕潮乾笑了聲，趕忙溜了。

「大哥真的是，老是亂花錢。」她嬌嗔了聲，還是將玉兔握在手裡把玩。前世裡，大哥也買了這只玉兔給她，當初她出閣時也帶著，就擱在她床頭的花架上頭，有時睡不著就拿在手裡把玩，直到睡著為止，如今想來，倒也陪她頗長一段時間。

「真正的兄妹情深。」公孫怡只能如是道。

「哪有，表哥難道待妳不好嗎？」

「大哥當然待我好，但待妳更好。」

面對她三兩句就要提到公孫恆待她的心意，她真的是無力招架，只能趕緊催促用膳，讓人套了馬前往玉寶坊。

玉寶坊的掌櫃一見兩人，趕忙領到二樓的雅間裡，讓夥計取出近來最新穎的幾款頭面，一口氣就開了數十個匣子供兩人挑選。

兩人從玉看到寶石，挑樣式選設計，看了快半個時辰也沒能決定。

何夕流不由得起身活動筋骨，順便瞧瞧擺在架上的簪子和金步搖，驀地瞧見一把擱在匣子裡的一支金步搖。

「夥計，能否拿這支金步搖讓我瞧瞧。」她道。

這是她前世裡極喜愛的金步搖，可惜她覺得太貴沒買下，後來實在太喜歡決定要買時已經賣出了，沒想到這時候還能瞧見這支金步搖，這回定要買下。

夥計應了聲，立刻從架上將木匣取了下來。「何姑娘，這支金步搖已經讓人訂走了，您要是喜歡，可以請匠師再打一支一模一樣的。」

何夕流難掩失望地把玩著金步搖，遺憾自己又遲了一步。雖說能再打造一模一樣的，但上頭的玉石又豈能找到一模一樣的？

她之所以喜歡這支金步搖，是因為簪頭上鑲了隻雪白玉兔，長耳朵上穿孔繫金穗，相當精緻小巧，唉……她屬兔的，所以不免看到兔樣的玉石都想收藏。

「夥計，能否告訴我這金步搖是誰訂走的？」她忍不住問出口。

大哥說他買的玉兔子也是被人捷足先登，碰巧買家是他相熟的，所以就請對方割愛，也許她也能碰碰運氣。

夥計正要說時，掌櫃的又領了人上樓——

「夕流姊姊！」

何夕流頓了下，回過頭就見都婧走來，不由得笑眯眼，正要喚她時，瞧見跟在她身後的都照冶，教她的笑意頓時凝在唇角。

是她記憶中清冷無人味的無儔容顏，虧得那雙眼恁地醉人，偏偏冷進骨子裡，猶如六月辣日也融不盡的霜雪。

「夕流姊姊，真的太巧了，妳竟然也來這兒。」都婧親熱地拉著她的手。

何夕流心頭狂跳，僵硬地將視線挪到都婧臉上，勉為其難地勾出笑來。

「阿婧，不得無禮。」都照冶低聲喚著。

何夕流痛苦地半眯起眼，聽到他的聲音她彷彿又回到那場惡夢裡，他總是用如此低沉的嗓音，平板無波地與她交談，卻從不肯聽聽她說了什麼。

都婧吐了吐舌頭，想要鬆開手，卻發覺她的手冰涼一片，忙問：「夕流姊姊，妳是不是身子不適？」

「我……嗯，有點不舒服。」她迴避都照冶的目光，不知為何，覺得他像是一直盯著自己，教她心頭狂顫，快要無法呼吸，她急急想避，可腳下一個踉蹌，眼看就要跌倒，一股強而有力的力道扯住她的手，在她還不及反應時，已經半抱半扶著她到一旁的圈椅坐下。

「夕流，妳不要緊吧。」公孫怡趕忙走來，不解地看了都照冶一眼。雖然只是一瞬間的事，可她看得一清二楚，他抱住夕流的腰……他那般知禮的人，怎會做出這般孟浪的事？

何夕流緊抓住她。「阿怡……我有點不舒服，妳趕緊挑，咱們早點回去。」

公孫怡瞧她臉上血色都沒了，哪裡肯再挑，要夥計先幫她留著三個匣子，晚一點再過來。

夥計應了聲，像是想到什麼，走到何夕流身旁。「何姑娘，您剛才看的金步搖就是都侍郎訂下的。」

何夕流愣了下，沒想到他一個大男人竟然會買金步搖……他打算送誰？這款式並不適合阿婧，所以……忖著，她隨即笑得自嘲。

他想送誰，與她何干？

「我知道了。」何夕流輕聲應著，卻不打算請都照冶割愛，在公孫怡的攙扶下起身後，滿臉歉意地對著都婧道：「阿婧，真是對不住，我身子不適，先走一步，春宴時再陪妳。」

「夕流姊姊，妳不舒服，趕緊回去歇著吧。」都婧擔憂不已。

她勉強笑了笑，再朝都照冶微微頷首示意，就在她要離開時，他突道：「夥計，將那支金步搖包好，給何姑娘送過去。」

何夕流和公孫怡都被這話給震住，雙雙回過頭來。

「都大人，這金步搖是……」她嗓音有些顫抖地問。

這多諷刺，前世嫁給他三年多，他從未送過她什麼，甚至鮮少正視她一眼，為何這一世他竟贈她金步搖？

「純粹覺得這金步搖極適合何姑娘，再者也感謝妳幫了阿婧不少，還請何姑娘收下，否則我與家母過意不去。」他一席話清冷平淡，卻也說得不容她拒絕。

何夕流皺起眉，只覺得眼前的他好陌生，抑或是她根本就不曾真正認識過他。

他此刻說的話恐怕比前世對她說的話還要多……兩相比較，前世的她，多可笑。